

序

旅馆的一扇钢窗上，紧贴着一支狙击步枪。闪着蓝光的枪管上装了长长的消音器。落地窗帘的一角遮盖着枪上的远红外瞄准镜。

远处的香港议会大厦，是一幢具有欧洲建筑风格的教堂似房屋。周围矗立着新近崛起的商业大楼，这些大楼一概装饰着蓝色反光玻璃幕墙。这样，议会大厦更显出一种庄重气氛。

议会大厦的门柱下面，两个全副武装的卫兵一动不动地立在那儿。

停车场上整齐地停放着各式各样的豪华轿车。没有人在

那儿走动。从窗口上望去，停车场显得有些空旷。

枪手把一只单人沙发拖到窗前，用了三个沙发垫子，坐下来刚好能看到议会大厦的大门和高高的台阶，只是停车场被窗沿挡住了一部分，使他感到有点压抑。

他拉过一只枕头垫在屁股下，坐下来试试，压抑的感觉顿时没有了。于是，他满意地吹了声口哨，随手拿起放在窗沿上的望远镜。

这是一个面色冷漠，肤色浅黑，具有刚毅线条的年轻男人。漂亮的双唇和一对镶嵌在长睫毛中的眼睛，精悍中又有几分妩媚。但他脸上露出的阴郁表情，多少破坏了那对眼睛给人的好感。

他一只手挡住阳光，一只手举起望远镜，观察着议会大厦周围的动静。嘴角隐隐约约浮着一缕歪斜的笑。

接着，他摩挲着那支发着蓝光的枪，在沉思中一秒一秒地静静等待着……

这时，议会大厅里的辩论已接近尾声了。刚离开讲演台的韦博议员是一位年逾半百、满头白发的老人。可能是由于那过于激昂的演讲吧，他从耳根到脖子都胀得通红。只见他昂首挺胸、目不斜视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由于他在实业界的名声和威望，他已成为香港议会中的资深议员。他的讲演颇能代表一部分司法界人士的看法。比如，他主张对香港的黑势力进行大清洗，认为警方有纵黑嫌疑，言辞相当偏激，属于强硬派。

其实，知情的人听了他的讲演，都会情不自禁地联想起三年前的那件事。

三年前，韦博的女儿韦韦小姐被黑势力绑架，所提的赎金要求高达五十万美元。但当他们拿到这笔巨款后，被抛弃在维多利亚海湾的韦韦小姐却是一具血肉模糊的尸体。

从她下身的精液和血迹断定，是被轮奸致死的。其状惨不忍睹。

自此以后，韦博议员便站到了议会中强硬派一边，带有神经质地在各种场合抨击警方扫黑不力，浪费纳税人的钱。

在这次会议上，他仍然老调重弹，只不过态度更加偏激，言辞更加激烈。

他落座后不到三分钟，便又站起身，穿过长而窄的走廊，象是要去厕所……

他喉咙里不断地咳出痰声，一副余怒未消的样子。

会议主席的最后讲演声响彻大厅，他好象比较赞赏韦博的观点。

在记者席上，一名记者打扮的男人此际正回过头来，死死地注视着韦博。当他发现韦博从厕所门前走过，走向会议厅外时，便悄然拉开“大哥大”天线，按动键子……

随着通讯方式的日趋现代化，这种移动式电话已不仅仅掌握在大财团手中，许多新闻单位也配备了“大哥大”，以便记者直接从现场抢回第一手材料。

没有谁注意到这名记者的动作。

韦博议员臃肿的背影消失在布幔后面，两名保镖也同时掀开了厚重的金丝绒大红门帘，气宇轩昂地跟着走了出去。

韦博议员提前退出会场也是一条敏感的新闻。议员的这种态度有时会在表决中收到意想不到的好结果。

正伏在旅馆窗台上的枪手突然听到腰间的BB机发出了响声。他再次拿起了望远镜。

他看见了目标。

只见韦博议员高大的身影极有风度地出现在议会大厦高高的台阶上，表情凝重地一步步走下台阶。两名保镖一左一右走在他身旁。三个人的影子黑糊糊地投在地上。

枪手从容地观察着，表情现出一种专注的痴迷，这是一种过于沉湎的表情。冷硬的面孔因为这种表情而浮现出近似残酷的光亮。

他放下望远镜，用那双戴着质地柔软的橡胶薄膜手套的大手抓起了狙击步枪。动作十分从容缓慢。这时候，他已经蹬开沙发，站起了身，他觉得全身的力量都已积蓄起来，他的目光象蛭虫一般，死死盯着昂首阔步的韦博议员。蓝色的瞄准镜片把汽车、行人和天空全都染得阴沉沉的。

瞄准镜中，韦博议员和保镖走到车场中的一辆美国造“帝国”轿车旁边。这种车的外壳为铬合金铜板，是克拉依斯拉公司一九八〇年的产品。车身宽度超过两米，长度将近六米，简直象一辆小型卡车。

瞄准镜发出的红外线从特制的镜片中去，变成了一块具有肉眼可视性的红色光点，它在韦博议员和保镖们身上来回游移着……弹着点正是那个光点的位置。

不过，考虑到子弹的飞行时间，应该尽量把光点停留的时间延长一点……当然，这一切都得从身体的致命部位去着想，可不能无功而返。年轻的枪手这样想。

“该死的……”

他突然轻轻骂出了声。

右边的那个保镖象故意捣蛋似地猛地移动了一下，挡住了韦博的后背。车门打开了，韦博的白头低了一下，他似乎永远改变不了头先钻进汽车的习惯——这曾经是上流社会的一大笑谈。

就在这时，枪手在绝望中听到了一阵喧哗，从停车场入口处突然来了一帮手持照相机的男女记者。

韦博议员回过身来。他犯了一个错误——伸手拨开那名挡住他的保镖，大概是保镖挡住了他的视线。他望着朝自己涌来的记者，似乎愣了一下。

绝好的机会终于让年轻枪手等来了！

韦博的前胸暴露在瞄准镜中，红色光点刚好落在韦博的西服领带上，枪手不失时机地扣动了扳机。

枪声很小，沉闷得象铜钎插进沙袋。

韦博的胸前却倏地溅上了一朵血花，有一块硬币那样大。微型炸弹似的子弹头是特制的，当它从前胸钻进去又从后背出来时，竟有两个枪眼的大小。如果击中心脏的话，那么，整个心脏将被拽出胸腔，变成一团破碎的肉。

年轻枪手冷静地盯着韦博倒了下去，两个身强力壮的保镖甚至来不及弄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一切来得太突然了。

枪手搁下枪，返身来到房间门口，迅速退下薄膜手套，塞进衣袋，拉开门闪身而出。

他表情沉稳地夹在上下楼的人群中，从容地走过总服务台，翩然走出旅馆。

一辆早已准备好的“皇冠”轿车静静地停在楼脚边。

在港岛以南接近蒲台群岛附近的海面上，一艘“大力神”

超豪华游艇似乎漫无目的地飘荡着。汹涌翻滚的绿色波涛在阳光照耀下，象无数璀璨的钻石。

甲板上，红绿相间的圆形阳伞下，满脸横肉，面目凶狠的杀手族头目关卫正搂抱着一位穿三点式的年轻女郎躺在白色凉椅上。在他的抚弄之下，女郎不时发出咯咯的浪笑，作出一副讨好的媚态。

两名保镖站在一旁，冷漠地抽着烟，对眼前的调情早已习惯了。

关卫慢慢撕下女郎身上仅有的一点布条，把她象个玩具似地放在自己怀里。

他嘴上还叼着一支硕大的古巴雪茄。

这时，扛在一名保镖肩上的“大哥大”嘟嘟地发出了器叫。

保镖按了一下键子：“什么事？说吧。”

“啊！”

他趋前一步，把机子递到关卫面前：“老大，是阿龙。”

“哼！”关卫接过机子，“小子，这时候找我应该有好消息吧？啊。”

“已经搞定了，老大。”

这是经过扩大的扬声器声音。

“很好。我就知道你行的，哈哈——”关卫说着，一掌把女郎掀倒在地上，兴奋地站起来，在甲板上走了两步，继续道，“现在你在哪儿？不用我派人去接你吧？什么？三天之内不用去打搅你？小子，实说吧，这可办不到，又有一笔买卖，价钱可是这一回的几倍哟！当然，我已经决定啦，还是你出马去搞定，没问题吧？”

“去你妈的！”

阿龙在通话的那一端这样骂道。

伴随着通话声，电话里夹杂着汽车引擎的器叫和喇叭声。听得出来，阿龙乘坐的皇冠车大约正沿着中环闹市区行驶。

第 一 章

香港九龙国际机场。

法国航空公司巴黎至香港的波音747大型客机缓缓降落了，象一只银白色的巨鹰横卧在纵横交错的灰色跑道上。

出口大厅里，一个面孔黧黑的中年男子斜倚在机场酒吧的吧台上。他有一双白多黑少的单刀眼，黑眼球向上浮去半截，遮在显得怒气冲冲的上眼皮里。

他身着一件灰色西装，左胸鼓鼓的，明显藏有手枪。

他拼命舔着嘴唇，肌肉横陈的脸上没有一丝笑意，一副睡眠不足的偃松相。

出口处的人群熙熙攘攘，然而都秩序井然地通过狭窄的

海关检验口。

似乎有许多是来香港度假的法国佬。欧洲人的特有气质大概就是这样随便吧。

此刻，正通过检验口的是一位长着灰色头发的高个子欧洲人。他的行李很简单，只有一只扁扁的保险箱。

他向海关人员出示证件后，顺利通过了。

吧台边的中国人眼睛一亮，高高地举起酒杯，抿着嘴露出了微笑。

“哈罗！”

“嗨！”

他们俩拥抱了一下，两只手长久地握在一起，很亲热的样子。

“知道又是你来我很高兴，我们已经有很深的友谊了！欢迎您，丹查士先生。”

中国人边说边接过了丹查士的提箱。

“谢谢。陈先生，但愿我不会给你们带来什么麻烦吧。哈哈，我已经认识了您的智慧和才干……”

丹查士习惯地耸着肩膀，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将一双长毛的大手扶在陈先生肩上。

他俩在出口大厅门外坐进一辆欧罗巴牌轿车。这是一辆挂有红色牌照的公家车。

“我们已按您的要求搜集了一部分情报，相信会对您有用。喏，这个人现在住在尖沙嘴的大富豪酒店。我们已派人二十四小时昼夜监视……”

丹查士接过陈先生递过来的一张放大彩照，仔细审视那上面的一个法国人。

在不远的草坪上，坐着一个金发碧眼的女郎。草坪大约是高尔夫球场。

“我很赞赏香港警方的效率，密司特陈。我要告诉您的是，这条来自马赛的黑狗，也许比您所想象的还要重要……我想钓大鱼，明白吗？我希望马上投入工作。”丹查士从兜里掏出两块法国巧克力，摊在手心里，“您不尝尝吗？”

“谢谢。”

真实身份是皇家香港警察“反黑组”成员的陈灿极有礼貌地笑了一下，伸手拿了一块巧克力放在嘴里。

欧罗巴车穿行在热闹的旺角街区。

“您是指某个组织在操纵乔·诺马吧？他们究竟是谁？”

陈灿目光炯炯，而那张毫无特色的面孔似乎过于呆板了。

“是的。我大概已经弄明白了一点儿，不外乎还是老一套罗，贩毒、走私军火——不过，这次的买主可是一位伟大的人物，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萨达姆好象的确患上了狂想症。我的同伴温斯·纳德已经进入了约旦王国，如果他找到了那个神话中的神灯持有者‘阿拉丁’的话，一切将会水落石出的……”

丹查士这样快速地说道。

汽车里弥漫出巧克力的焦糊味，丹查士好象随身携带了许多法国巧克力。

陈灿稍微有些吃惊。

本来，他只知道丹查士此行来港是追踪那个名叫乔·诺马的法国贩毒头子，其它情况并不了解。

现在看来，事情的复杂程度已经超过了他的预想。

“阿拉丁”的真实姓名叫萨布里·哈利勒·班纳，绰号“谋杀大师”。

他领导着一个名为“风暴”的恐怖组织。

1985年12月27日，不吉利的星期五，罗马的达·芬奇机场和维也纳的施威夏特机场两大血案就是这个组织干的。

如果乔·诺马把这股祸水引到香港来，天知道启德机场会不会变成一片血海。

陈灿沉吟着。

汽车终于抵达位于海港附近的“反黑组”第二分部，又无声地驶进一个宽阔的空地。办公楼旁边有一间好象加油站的屋子，停放着几辆“反黑组”的汽车。

一个小时后，陈灿和丹查士驱车往维多利亚海港的汽车轮渡码头而去。他们的汽车辘辘一粘上九龙半岛的土地，便直奔大富豪酒店。

惨案的消息迅速反馈到全世界。

最先是香港《虎报》的号外：

今天上午11时左右，当本港议会的第三次例行辩论会举行之际，提前退场的强硬派议员、本港实业家、慈善家韦博先生在议会大厦停车场被阴谋杀害。凶手枪法属上乘，韦议员的心脏被飞弹击碎，惨不忍睹，当场死去。

截止发稿时刻，尚未有任何组织和个人声称对这一谋杀案负责。

警方已迅速作出反应，展开侦查。

子弹从何处飞来，也即是说凶手潜伏的方位尚不明确

.....

市民们都知道，韦议员一身为公，鞠躬尽瘁，此事件已激起极大民愤，要求严惩凶手，敦促警方尽快破案的电话不绝于耳。

.....

接着，各国通讯社也播发了这一消息。

一片谴责之声。

五个小时后，警员们打开了那间旅馆一个房间的门，发现了凶手遗留下来的特制高水准狙击步枪和望远镜，以及地毯上的一堆烟头……

遗憾的是，遗留物上的指纹已被凶手精心擦拭干净了。

看来，这是一名老道的杀手，具有冷血特质和极好的耐心。

两个小时之后，烟头唾液化验表明，凶手血型为AB型。

根据现场勘察，从凶手垫坐的沙发高度来看，估计凶手身高一米七五左右，再从沙发内海绵的受压程度的模拟试验来推测，凶手体重至少八十磅……

不过，对警方来说，基本上还是一无所获。

毫无疑问，这是一次预谋已久，计划相当周密的谋杀行动。蹲在警方面前的不是一只愤怒的虎，而是一只冷静的狮。

最忙的仍然是刑事组的警员。

绰号“警犬王”的组长带着两名手下来到了中环信托大厦。

他们抱着瞎猫撞老鼠的心情。

中环信托大厦是一幢五十七层楼的银白色摩天大楼。它的产权属于中环信托投资公司所有。

不过，三十层以下全部租给了外公司使用。中信公司自己留着三十层以上的办公室给本公司的几个分公司和下属部门。

楼下接待室沙发上坐着七八个办事员打扮然而身强力壮的年轻男人，令人一看就知道事实上是中信公司的保镖或者说保安员。

“我是皇家警察刑事组组长——”

警犬王傲慢地递上派司。

“哈，你不用说了，全香港谁不知道警犬王呀，我们可没犯法，你们来这儿有没有搞错？”

一个保镖头目一样的家伙打断警犬王的话，大声调笑道。

“住嘴！敢对警察无礼？”

随来的一名警员这样喝道。

警犬王伸手制止了他，不紧不慢地对那个头目昂了昂头：

“好啊，你既然认得我就滚一边去！我是来找你们老板的，谁敢阻挡我就告他妨碍公务，明白吗？”

那个头目跳了起来：

“你警察又怎么样？你凶什么？啊，告诉你我不怕你，这儿不是警局，你有搜查证吗？拿出来呀？”

“我不是来搜查的。别惹我发火，快通知你们老板。”

警犬王压住怒火。他早晚是要收拾这帮家伙的。

事实上，他早就把中信公司视为眼中钉了。

这帮家伙利用商业外衣，却干着非法勾当，公司总经理于杰本身就有黑社会嫌疑，只是长久以来，没有什么把柄，

所以，一直不能得到批准对他进行立案侦查。

警犬王记得三年前韦韦小姐被绑架时，中间有一名嫌犯就是中信公司的职员。不过，当警方正要逮捕他时，他却死在厕所里了。

死者手上攥着一只注射针筒。

死亡是由于海洛因中毒，一次性注射太多，导致血压升高，心功能衰竭。

谁都知道是杀人灭口！

但没有证据。

韦韦小姐的被绑架轮奸致死从此成了一个谜，被封存在警署的档案柜里。

三年后的今天呢？

警犬王和两名手下终于被电话告知可以乘坐电梯到第五十七层——这幢楼的最高层，于杰总经理的办公室接受会面。

会面时间限制在十五分钟。

于杰总经理的办公室足足有三十平方米，文件保险柜在皮转椅后面，宽大的写字桌上放着五部电话机和杂乱的办公用品。

细密柔软的窗帘遮掩着东面的落地窗，折射出高空纯净的阳光。

于杰正在电脑前写着什么，镜子里映出了正走在外间的警犬王三个人的身影。

“欢迎。不知道我又触了什么霉头，能告诉我吗？王Sir——”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据说，这个组织的创始人名叫罗瑟勒姆，绰号“老虎”。这是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人物，国际刑警组织在海湾战争以前，连这个家伙的国籍都未弄清楚。

这个组织在国际上发出耀眼光芒的时候，确切地说，是美国的“沙漠风暴”行动以后，众所周知，多国部队一举打败了伊拉克军队，使科威特人重返家园。

而萨达姆政府被迫接受联合国的核装备检查……

在伊拉克，先后被查出—百公斤核原料，那就是：铀235。

当布什总统在美国国会大力宣扬“世界新秩序”时，另一根神经却紧绷着——

包括库尔德难民事件以及后来的伊拉克军官的政变，都未能撼动萨达姆总统苦心经营了许多年的统治地位！

萨达姆在巴格达废墟上仍然坚信自己是阿拉伯领袖。

他一只手紧紧抓住自己的政党——伊拉克社会复兴党，另一只手却把不起眼的“阿拉伯神风队”捧上了国际舞台！

恐怖情绪笼罩着整个西方社会……

无孔不入的阿拉伯神风队全体队员在巴格达的地下室里宣誓：

永远效忠萨达姆总统！

他们把一枚枚炸弹装进汽车、飞机或者干脆直接投进美国的驻外使馆……真主似乎在烈火中开始了疯狂的复仇！

天知道，这帮家伙接下来又要干什么？

乔·诺马和玛丽是以游客身份进入香港这颗东方明珠的。

在法国，乔·诺马是一个震聋发聩的名字。他一直是法